

豐城縣志卷之十七

藝文

作者方家。代輝竹素。筆攬江山。倍興景慕。斗下文章。驚才無數。河朔齊聲。漢南北步。亦有名流。焱飛客路。偶掣文檣。頓開意樹。勝蹟所闕。政體是務。五字專城。千言瀉注。積玉重縑。瑰奇具布。匪等浮華。風雲月露。志藝文

唐

劍池賦 并序

李德裕

丙辰歲孟夏月。余屆塗豐城。弭楫江渚。問埋劍之地。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一

則有池存焉。感其至靈之物。亦有淪棄。非遇識者。無繇振發。雖人凶劍去。而故事可悲。因維舟俄頃。為此賦云。

天地神物。

舊志作鬼神。今依省志作神物。

龍泉太阿。光耀時促。沉埋日

多。往者紫氣衝星。時人莫識。吳已凶而氣存。寶乃隆于敵國。既精感而上達。當龍變而不息。未遇風雨之會。尚假雷生之力。豈通塞之有時。何顯晦而難測。我不自振掘之而得。雖潛朽壤之中。靡受莓苔之觸。誠宜英主用之。提攜指揮。內以靖諸侯。外以服四夷。為東序之秘寶。備有國之光儀。一見留于邑長。一獲佩于台司。始謂伸

于知己。終乃屈于不知。既而長鳴玉匣。躍入漣漪。化鋒
鏑兮。奮迅煥精光。今陸離垂尾。滄波斷鯨鯢之族。矯首
清漢。讐江海之祇。昔時在獄。今成廢池。寶常棄于茲土。
人載懷而孔悲。况乎耶溪水涸赤。堇山閉巧冶。既沒作
者。曠世風胡已遠。壯武復逝。斯物倘存。知者誰氏。惟人
代兮。去不留。嗟雙劍兮。焉可求。

斗牛間有紫氣賦

陳章

天空原清。劍氣方呈。始象奪朱之色。未知埋玉之情。氛
昏乍歇。淮海初平。貫牛斗于九霄。正當吳分藏鹿。盧于
午夜。遠在豐城。歷彼歲時。間于躔次。雄鋌既表乎。潛感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二

靈物。日悲乎遐棄增華。台室方期。獨見之明流。彩天階
乍。惑衆人之意思。上徹而既久。欲旁求而未遂。謂統樞
之電。郁郁彌彰。想干呂之雲。亭亭自異。殊祥可驗。直質
不渝。委照自歸乎。有晉藏鋒。若避于凶吳。對西揭之星
望。何勞于尹喜。臨北走之塞。相寧藉于風胡。觀其出以
標竒。凝而成象。既蜿蜒而久鬱。亦矐矐而再朗。陋日中
之青暈。每駐寥空。揜天際之緋煙。潛通惚恍。光而不輝。
昏以爲期。漠漠而淪精。詎滅昭昭而默識。猶疑東方未
明。始訝乎氣之聚也。地不愛寶。益見乎天將假之。仰觀
列位之中。俯叶偃兵之後。利刃猶鬱。清時幸偶。宣精溢

目乍殷銀漢之留。侔色衛身。未配金章之綬。其象也甚殊。其明也則逾。憤陸沉于江表。結一彩于天衢。凌夾月之霞。徘徊碧落。透靄空之霧。隱映白榆。永夕猶存奇光。尚匿。齊効珍之金景。鄙如虹之玉色。不因槎客之犯。如遇雷公之識儻。觀此以見求冀龍泉之可得。

寶劍賦

達奚恂

劍之利者。有豐城之寶鏐。夫其始也。赤山破耶。溪涸洪爐。洞融金景。煽爍雖發揮於人事。乃兆朕於天作。爾其爲狀也。鍛霆電明。秋水殺氣。森映光輝。四起。歐冶失律。風胡愕視。豈徒決浮雲絕地。紀若斯而已矣。爾其大運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

回薄陵谷。推遷東南地沒。不知夫數千百年騰精動地。直上衝天。斗牛之間。夜熊熊然。異金陵之浮。玉氣同寶鼎之在。汾川本之浮精萃靈。剛柔必備明而用晦者。君子之時義窮而待達者。丈夫之志。事兼此數德難乎。見棄知我者寡。大賴張公每讀舊史。多茲感通。不覺毛髮盡豎。起雷息於胸中。迨夫發蒙。泉開琬匣。文積幽翳。上藏鱗甲。磨厲畢兮見文章。搖白日兮星煌煌。鋒稜可畏。動人膽。表裏分明照眼光。黃金裝兮綠龜飾。荷提攜兮耿霜色。豈辱命於洪造。冀成能於武力。君其試將倚天外。不日爲君清絕塞。苟軍國之用。在豈能雌伏於一代。

晉徵君羅山隱居銘

有序

魏少遊

開元間。都督吳君兢表徵君羅先生所居之鄉曰詔賢。陳太守黃仲昭已封先生墓。今大歷五年。余與觀察李君泌同守斯土。表揚潛德。責居守之官。榜其書舍曰羅山。蓋因先生而名其山焉。并刻石于隱居之左俾。李君書之。

先生以飽德爲膏粱。以令聞爲文繡。知有道義而不知有天下。知有學問而不知有功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易。誦其詩讀其書。以求堯舜之道。

此篇原有記在前。今摘入寓賢爲羅徵君本傳。故不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四

重錄。

梅先生碑

羅隱

漢成帝時。網維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大政雖去而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于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僚也。苟觸天子。網突倖臣。牙止于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人。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撓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禁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

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予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遊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遂碑以弔之。

宋

勅書樓記

周 諤

上恩具之。明年冠元。皇祐杓建訾陬之初。豐城勅書樓成。長棘寺丞郊侯授筆于周子書革故也。宮城通制。凡邑吾民。宣教令必壯署以表其位。位有表必轡門以吭其署。署有吭必威。俗以制其觀。乃冑門梁厦曰樓。將以嚴甲令而虔王命也。完版圖而厚生齒也。故額繇是舉。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五

惟江西總治邑七十。引上游者。茲爲望初。具平。冬十月。侯甫蒞厥事。偃然殲弊。病補廢弛。彼稂且秕。耘去。畧既翊載。中商民凶駭政。乃曰。位苟稱祿。作弗圖欵。隳足勤吏師。若解舍之。右前治更葺。僅備。迄是樓會。守將幾重歛。而息。今按所委之材。得請于府。遂稽工程。力勅朽撤敗。隆其甃砌。役弗外撓。督削須備。則擇繚垣。老樹之材者。曾數浹日。考焉輪焉。制作度焉。公庭歎焉。觀者毅然。所謂甲令版圖。則僉焉。君子曰。樓者。瞽瞍然明也。明于外。景物形勝之謂歟。中民疾苦也。明于內。除衛顯敞之謂歟。馭吏之儉黠也。若其內外明。政令行。豈特樓之

營而實治之。經歟。夫飭燕嬉豔賦詠。不其遠而嗟夫。仁人之作也。勿亟是宜。民不復勞。而君子將其美。故書樓成。十月二十日記。

送江任之豐城縣序

曾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群之所抵。觸衝波惡。狀隕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巖糧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易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六

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衣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風謠。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久。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土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輿道塗所次。升降之倦。衝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

謠習俗。詞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勤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悉。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以察。而予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悉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七

詩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智度院記

胡寅

事無記。無以傳以遠。有大事不足記。而有小足記者。有常事不必記。而亦有當記者。人生必有業。古之民業四。今之民業七。既服耒耜。而又執斤削。既通貨賄。而又操弓矢。失常變守。蓋棄材也。治道所惡。君子不言也。各安其業。不相侵紊。猶動物不植。走物不飛。理之固然。則又不必記也。均是農也。或鹵莽或力田。則力田者可取矣。

均是工也。或竒衰或信度。則信度者可取矣。取之以勸能者。戒不能者。則不以其細故常事而無記也。今夫服儒衣冠。則當修仁義禮樂。一取正於仲尼。乃其業也。詆訾先聖。而崇嚮異端。五欲貪污。而持守齋素。殃民害物。而懺祈罪福。實諸所無。而談論空寂。猶之棄材焉。則無可稱者矣。去父母毀膚髮。攻苦學佛。爲廣宮大廈。以事佛。而居其徒。相與紹隆。而不替。此爲僧人常業也。凡其所建立。必求吾儒之能文者。以紀述之。疑若不必記。而君子有不免爲之言者。亦因其教寓勸戒焉耳。既已爲僧。而又隳敗其業。甚則破戒律。私妻子。近屠沽市販。或

至棄寺而出居。風雨敗佛像。經卷爲窶藪。亦不顧恤。如是者衆矣。則能不畔其教而守其常業者。豈不足道乎。豐城龍澤寺。主僧廣照。以修佛事緣化。有徐氏應交。父子施最厚。廣照不私已。盡用以葺其廬。凡殿堂門閣。寮庖浴區。丹青鑄甃。物物咸稱。寺在邑東五十里。山崦中。松篁蔽虧。澗壑春撞。人境佳處也。紹興壬子秋末。予侍親自杭西行。至是少憇焉。家君愛其邃。深清曠留。度冬春甚適。明年夏四月將去。而之衡山。廣照請曰。山僧垂老多病。劬瘁於此屋。未嘗有士大夫車轍馬跡也。今幸辱臨。得一言刻諸石。沒齒不恨。予既許諾。又以其事闕

諸邑里無間毀者。遂爲之記。蓋歎世有當爲而不爲。不當爲而爲之者。則凡能爲而不失其分者。爲可嘉也。紹興三年秋九月十有八日記。

豐城縣儒學記

黃彥平

先王之教始於家塾。而君子之學亦先於父子之仁。何哉。受中以生。親嚴禮具和同。其際實惟君師。於是制其常產而授之田桑。養其常心而申其孝弟。自家塾而至於黨庠。術序而後國學之政行焉。此先王之教也。父子之仁。移於國則爲君臣之義。接於物則爲賓主之禮。知人道之可終。則終之智之事也。知天道之可至。則至之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九

聖之事也。知之於賢否。始條理者也。聖人之於天道。終條理者也。金聲而玉振之。此君子之學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蓋使治人以仲尼則可。使是民爲堯舜之民。是有命焉。若治己以仲尼。則君子不謂命也。孝弟忠信。性感在我。而世有不可與入堯舜仲尼之道。則亦自暴自棄而已。自暴自棄者。法之所威。禮之所不齒。二帝三王之治。所以人倫明。邦本固。以其先後勸沮。與後世自恣。苟簡者異也。紹興十三年。天子中興大學州縣。亦徃徃建學。而豐城令雷繼遠。祇德之先。因人之願。徙學於城東。而

勢惟新。考室加舊。高明宏麗。舍奠及時。大君師之。教令既推。而達於士矣。士之所及。先務者。尚友於一鄉之善士。以存者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豐城士子千數。何所矜式。親者疑私。達者近諛。嘗相與求諸古人。則王季友其庶幾乎。博極羣書。而孝經曾不釋手。當時公議。以風后力牧。期之學問淵源。於堯舜仲尼之道。不遠矣。邑無君子。斯焉取斯。以古况今後生可畏。願諸生勉之。朝於斯。夕於斯。正心誠意。而友先哲於斯。學成行。尊祿在其中焉。余年無幾。幸見之。

豐城劍賦

過豐城作

陸游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十

在晉大康觀象者曰。夕有異氣見於牛斗之躔。時方伐吳。或曰。吳未可平。彼方得天。獨張華之博識。排是說之不然。迨孫皓之啣璧氣益著而不騫。於是雷煥附華之說曰。是寶劍之精。維太阿與龍泉。卒之斲獲於豐城之獄。變化於延平之川。世皆以爲是矣。千載之後。有陸子者。喟其永歎。夫占天知人。本以考驗。治忽卜運祿之促。延彼區區之二劍。曾何與於上位。若吳亾而氣猶見。其應晉之南遷。有識已悲宗廟之邱墟。與河洛之腥羶矣。華不此之是懼。方飾智而怙權。鳴虜負重名位。大吏俛仰群枉之間。禍敗不可以旋踵而顧。自謂優游以窮年。

夫九鼎不能保東周之存。則二劍豈能救西晉之顛乎。使華開太公進衆賢。徒南風於長門。投賈謚於羽淵。則身名可以俱泰。國家可以兩全。彼三尺者。尚何足捐乎。煥輩非所責。予將酌卮酒。賦此以弔吾茂先也。

觀巷隄記

劉德秀

豐城爲贛吉下流。地勢窪甚。歲春夏水暴至。方縣數十里。滙爲巨澤。縣兀然居中。以隄自障。董董不沒。以故傍縣之田。率以夏潦退。然後敢卽功。夏秋之交。水勢殺。則治江岸以約水歸道。俾無橫溢。幸得迄穡事。歲以爲常。淳熙戊戌。水齧縣上流之岸。曰觀巷。未幾又齧下流之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十一

岸曰聶家墻。始隙甚微。實土可窒。吏媮民情。弗究弗度。歲歷滋久。至大潰決。由是傍縣之田。無稔歲熟。視莫可奈何。慶元丙辰。永嘉林君仲懿來蒞。邑政咨所急務。衆以是告君。課吏具水所侵戶以廬。計者八千一百有二。田頃計者六千二百六十八。米不入民庾者。爲石九十九萬有奇。租不入公庾者。爲石五千有奇。喟曰。是豈細事哉。旣疏請於部。使者會轉運判官趙公善。悉提舉常平。王公容俱遣屬按視。復命曰。信則共捐錢出粟。稱所費委于邑。而責成焉。林君於是以身總役。而分隸其地。於丞若尉。又禮致鄉官之賢。與鄉士之有信義者。枚選民

之饒於財。而不漁於官。浮屠氏之有幹力而畏事者。共集之。上率以誠。下相以力。不督自勵。以是年之十一月經始。明年之二月迄事。觀巷累土爲六級。廣下而殺上。下之址爲丈二十有五。而上取四之一。高二丈有四尺。而修則七十丈。聶家墻爲級者四。視觀巷址廣五之二。而上殺半之高五之三。而修又半之。又以其餘力培子隄。凡十八處。增築稅亭石埽。以殺上流水勢。俾不得銳出石隄。所以爲捍禦計者。甚至通工匠共五萬三千七百九十有五。無一怨訾。是歲水不暴民田。於是鄉父老走書來謁曰。茲役也。甚重且艱。非賢部使者之恤民。隱賢令尹之銳於興利除害。莫克舉願爲記久遠。余曰。父老言是夫事。敗於忽功。隳於成。父老誠知茲役之重且艱也。繼自今。父詔子。兄勉弟。相與護視。惟謹罅苴。漏補使無底於敗。與隳。隳後新令至。首舉以告。上下相戒。以無怠厥。初則爾父老得以裕生理。養子孫。優游其間。而縣亦得以豐。公家之所入。無惡。迺撻切之。政利。顧不博哉。則書以爲記。而使刻之石。時慶元戊午三月初吉。

龍光書院心廣堂記

朱子

豐水之夏陽熊世基世琦執經來學之明年。乾道庚寅歲也。請名其所構龍光書院之堂。熹榜其間曰心廣。且

囑以敷暢厥義。復之曰。人生兩間。孰無此心。心者貫萬事。統萬理。主宰萬物者也。然則若之何而不廣乎。尅其所以爲廣累者。則心廣矣。蓋天下之道有二。善與惡也。以天命所賦之本然爲善。以物欲所生之邪穢爲惡。揆厥所原。莫不好善而惡惡也。然未知善惡之真可好。可惡。則不免累于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是以大學誠意。謂意有不誠。則心有不廣。心不廣。則體豈能安舒哉。心廣大體安舒。德之潤身者。能如是夫。此善之所以明。心之所以廣也。內外昭明。表裏洞徹。斯可盡規模之大。條理之密矣。爲學之功。且當常存此心。而不爲他事。

所勝。熹嘗聞此于先師之教。惟實用其力致之。噫。要必有以識乎誠。然後有以用其力。且人之視聽言動。曷爲而然哉。心有所向于是也。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定其志。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所以求廣之之功也。人靈于物。士秀于人。以一心之微。萃萬事。萬理。盍思夫萬物。皆備于我。斯可見其用心之廣。如是其或顛倒謬迷。則亦不思之甚歟。若曰有之。亦僅識其初。而不能究其善惡之極至。遠來之朋。往往秀偉傑出。如吾世基兄弟。始可與論聖賢大學之道者。故以是論共講之。而揭于堂之壁也。若夫層崖峻石。蒼藤古木。度石梁而水聲潺湲。

照橫岡而白雲滿川。此堂之前後左右勝槩歷歷在目。有可觀者。植叢篁以供吟嘯。疏蓮沼以縱遊賞。誦詩讀書以識聖賢之指趣。彈琴鼓缶以歌先王之風化。仰羅阜之高。瞻龍光之耀。此堂之東北西南佳致洋洋在耳。有可聞者。熊氏金昆玉友居斯堂。豈不重有所感動奮發而興起好善惡惡之心哉。何時與表弟徐用賓偕友蔡季通劉平父呂季叔覽觀之以自慰也。顧今有所未暇。姑記其大槩。述此心之廣大如此。因書以自警。并以告世基兄弟云。此仍康熙三年志。舊本考龍光誌是記。乃熊世堪為友人陳自侁請。

御書味書閣遺安堂六大字謝表 徐鹿卿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十四

書帷夕說。閱日未幾。易畫芒寒。自天有隕。神筆一施於潤澤。御茅倍長於聲光。目盡駭於榮觀。手不知其自舞。臣某恭以我宋淵微之家學。每因暇日遊戲於法書。有如私室之扁題。尤示聖恩之優異。或野處責詞臣之第。或茂功旌勳舊之門。藏在名山。具存彞典。歷數西江之盛事。於昭列聖之宸奎。太祖表洪氏之義居。光堯書萬里之齋額。然名德乃膺。是眷豈么微可擬其倫。伏念臣少也。多竒長而無述。短檠二尺。妄窺往聖之微言。破屋數間。近守先臣之故址。苟焉葺理於以藏。修讀書之眼。已昏。負郭之田。何有。謂學問求放心而已。而貧賤庸玉。

女於成得。一善則服膺。食知其味。恐多財而益疾。獨遺之安。英華自咀於窮年。夢寐不忘於清夜。淡而弗厭。樂以忘憂。此微臣飭已之私。亦古者刑家之意。輒因閒燕乞假。寵靈方虞。鈇鉞之誅。忽委琳瑯之賜。色齊南斗。奪星軫之光芒。勢聳乾龍。煥雨簾之晶彩。增盤谷山泉之重貫。豐城干莫之精陽。和不擇地而施海宇。舉聞風而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包萬象。天縱多能。心上經綸。本廣厦細氈之論。毫端造化。回冰崖雪屋之春。凡陪虎觀之清遊。隨探驪珠而必獲。察臣研精磨鏡之帖。憐臣嘗躬耕隴之勞爰。頒肆筆之書下。飾窮山之陋。臣敢不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十五

祇承帝賜。仰對天章。六字寶傳與六經。而俱壽。百金產薄期百世。以流芳。永垂訓於子孫。庶酬惠於君父。

豐水賦

省志悞為徐鹿卿作

王孝友

豫章古號勾吳附庸。自江北以徙建。即南昌而分封。漢錫以富。晉命曰豐。梁暨界撫。隋復隸洪。環困洄洄。鎮山窳窳。既燾社于爵列。亦要銀于縣公。起造物之休息。產人傑之冲融。經學齊緩。衣冠魯風。仕少宦情。俗與古同。操觚懷鉛。莫備形容。粵自丹陽啟土。長睨中夏。命于將于吳。產資越工于歐冶。鑿泰驪以出。鋌詠風胡而定價。發龍淵之新硎。與太阿而更霸愕。千仞之壁立。浩萬折

之傾瀉。驚肩越於兕甲。指飛颺於駟駕。火精潛闕於吉
土。晉旅瑟縮而退舍。武皇築宮以旌異。章帝親題而賚
下。何靈物之剗蹟。淪古犴而不赦。紫氣輪囷。而貫斗寒
芒。剡奕而爭夜。孔章雪鐸於久蟄。壯武服之而驚。侘始
丙粲於北岩。終耿光乎少華。眷天寶之必復。賦延平之
儵化。凜冲氣之攸在。非見驟而驚乍。玩雙鐔之書贊。豈
取次而假借。迺若池山濯秀。浴日芙蓉。真靈所栖。厥惟
始豐新郭。是營永徽僞功。章水徑其北。曲江匯其東。帶
二水之交流。襟三洲之長雄。洪瀾舞蛟。巨隄眠虹。下干
艘之祭白。動檣牙之颭紅。灌輸輻輳。泉貨阜通。若夫晚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六

瀨無波夕。景涵空聽煙外之鳴。柳認鷗邊之短。蓬彷彿
笠。澤依約吳。淞晞濠上之游。儵亞洞庭之橘。宮竦跂前。
聞後觀後。躅威鳳巢其高岡。鸞雛啐於幽谷。窳棲神丹。
淵生金粟。藥石鏤贊皇之賦。寶室快涪翁之讀。鼇扉之
文如在騎省之頌。可續詞工。長善詩妙。羣玉頰墨池以
心敬。斟孝泉而貌肅鄉。標長樂里。揭長安洲。既霧龍社。
亦歌鸞精。行達孝而錫封壽春。羈忠而列仙。追憲表之
清風。誦少陵之大篇。記河西之新幢。哦出塞於左賢。嗣
銀甕之遺響。證豐碑之瑤鐫。或居鄉而化行。或啟宇以
旁延。忠厚策勲於續敕。信誼成德於同年。徇一節而尸

祝壯九拜而極言。偉三稱於郎宿。赫再忤於師垣。詩矜
豪於痛飲。賦誇雄於會躔。續硬語於溪堂。晤賞音於平
川。句折良史之奇學。富尊經之篇。或交臂於射鄉。或冠
倫於黌省。伸讜議於鬻醴。建遠圖於權茗。欽孝著於宰
木。慕廉稱於安定。燹妖像之眩俗。斥鼓祠之干正。或垂
車於五齡。或用鉞於百乘。裁効牽之絡繹。予蠲除之僥
倖。外夙著於模楷。內兼優於文行。扁華椽於補史。勗師
說於西岡。咏春還之清詩。諷金影之名章。議論欲超於
峨岷。種藝或規乎壽張。墮謫仙於樊樓。精象數於草堂。
書哀至孝之通神。卒感仁言而弗忘睇。黃墟之高標想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十七

西陂之逸韻。賦嚴瀨而軒渠。誦韻灘而奮迅。慨玉樓之
感歌。弔竹坡之形影。揭誠齋之墓表。哦水心之篇詠。宜
蠻覲德以心化。淫瀕收波而神聽。或遵養於宋府。或厭
直於儀曹。指退軒之奎文。問竹坡之詩豪。或廉問於兩
驂。或通夢於三刀。莫不富水其清。猴峰其高。位不滿才
榮未副袞。或嘿或言。各惟所遭。道有升降。一人之本。薰
然慈仁。告新令尹。雷裴顯晉。張柳稱唐。亦有朱馮。可以
播揚。詩稱水部律進奉常。或振廩以同食。或鞭石而固
防。盱南稱陳。臨汝表江。返宿習以改紀。樂半環而祀王。
贊府景伯。專媿有唐。非無邱曹。上坡位楊。亦有少儂。宋

劉相望宛其風流膏沐曄光巍巍寓公赫赫明府於昭
大興發揚溥詡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寶氣亭記

陸漸

豐城爲江右巨邑地以雙劍重考之圖志張雷故迹距
今縣治西南幾三十里而寶氣亭獨據縣津蓋後人託
之以爲觀瞻懷企之所江山橫陳城郭映帶連檣巨艘
東西行者悉過其下實一邑之勝槩也嘉定癸未居民
失火燬焉於是零陵唐侯適撫是邑慨然咨嘆因舊址
而亟新之工不告勞民不知役閱數月而亭成規模輪
奐宏濶偉麗視地爲稱一日顧予而言曰寶氣爲亭莫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六

知歲月然新亭延客步槩見于山谷先生之詠百有餘
年而不幸而毀于火亦幸而還舊觀子盍爲我記之予
謂物之興廢有數而山川英靈千古不泯滅當紫氣上
騰之歲中原未釁司馬氏骨肉猶亾急也劍之出意者
將爲時用而迄中台之圻曾不得奏功一割其去而龍
化宜矣然劍雖不留而所謂山川之英靈不在彼或在
此嘗試登斯亭而望焉天高月沉夜籟虛寂斗牛之間
疑若耿耿者猶在豈其感張雷之精誠而遇猶不遇終
不能不睠於此乎抑是邦英靈之氣洩而復蓄將不屬
諸物而屬諸人乎則夫始察而終用之必有出于張雷

之右者。非侯其誰與歸。侯名容。字可大。開禧乙丑進士。敬而文寬而有立。君子也。

社稷壇記

劉克

先王建國宅土之中。以臨制四方。辨方分土以封諸侯。因建爲社。知萬物之生萬民之命。悉本於土。國恃以立。故於祭法爲重祀。秦既裂郡縣。漢始定天下。兩以公社。里社。詔縣而不及郡國。意者縣衆而民親。欲廣其祀。重祀所以重民也。今荒僻林谷。枌榆叢蔚者有壇有墳。歲時父老率里閭攜斗酒豚蹄。伐鼓坎。坎有祀有禱。且不敢忽培數尺土。建一拳石。非重役也。弗封弗植。弗除弗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九

闕。忽也。志不在乎民。則念不及於社。爲朝廷寄百里命。以左右民。而捍大災。禦大患。祈年報本。闕國休戚。可忽諸。豐城舊有社。距縣治東南數百步。位陽而土剛。歲久蹊遂絕滅。牛羊芻牧。荒穢狼籍。春秋二祀。皂役假緇。黃空冷之宇。籩豆簋簠。臨時取具。有司設席望拜。唱禮畢而退。邈不知顧誠安在哉。零陵唐侯既滌銅篆。政敬簡有體。常賦外縣得用者。絲忽弗取。悉輸於學。爲廩餼躬考俊民。而教育之。暮年教洽俗醇。將春行社禮。喟曰。民爲重。社稷次之。教旣行乎。民禮莫重於社。先後次舉。陶甃匠木。即舊址爲壇。壇有垣齋。宿有廬石。幾鱗次。楹楠

翬飛。仲月戊子。侯率同僚豐潔牲齊。虔以卽祀。觀者起敬。嘆曰。儒者之政。即心而觀。則有志乎民矣。且又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路一言。失次。夫子弗懌我侯。得政之體。知禮之序。其學本於夫子。先王欲行仁政。建國封諸侯。即此心行此政。社稷臣君子。又於此乎。觀是役也。工弗及民庸。故不以日書。費不及公帑。故不以緡書。爲紀其所以興。所以廢。所以復。與觀者之言。以啟我後人。俾勿壞云。

味書閣記

劉克莊

閣在豐城山間。名子賤潘公也。筆廣微袁公也。徐右司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二十

德夫讀書其上。有年矣。去而仕於朝。因以其所讀者爲天子言之。忠憤激發。幾寤上意。竟坐是由省闈。放還故山。或竊笑曰。世蓋有剽竊涉獵。書之豪芒。而光顯遇合者。德夫無所不讀。顧齟齬流落如此。意者書誤德夫邪。德夫寧能常味。此無味之味邪。德夫亦笑曰。有是哉。夫書無窮盡。味有淺深。嘗試以古今人觀之。行之篤守之。固味之深者也。先信而後畔。始合而卒離。味之淺者也。叔孫通魯兩生。皆學禮。一以取封。一沒世無聞。舒弘皆學春秋。一起徒步拜相。一老擯郡國。豈非深者守道而難合。淺者諧世而易售。與使其果深於書。梓茹山雌也。

脫粟大牢也。苟爲不然，如啗土炭，如嚼蠟久，將唾棄之矣。然則德夫之所味固，世之所不能味，世之所味固，德夫之所不屑味，與？或又笑曰：閣僅三間，奚其記？余曰：不然。石渠天祿高則高矣，而不能逃莽大夫之譏；臨春結綺美則美矣，而不能渝狎客之謗。德夫閣雖小，然聖人

豫章都督義寧郡公廟碑

李義山

都督謂誰？豫章羅暉也。按暉字公布，爲潯陽臨丞侯周法高後。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將軍，除信雄將軍，使持節豫章都督十郡諸軍事，廉明公恕，豈弟愛人，獄訟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

庭決，不關吏手，政簡刑措，民無紛華。于章江立義渡，以便往來，於劍池東北五里許，濬流入長樂港，灌田千頃。民懷其惠，愛之如祖父。仁壽元年，爲東宮右虞候，率進義寧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戶。于邑亦附食邑也。煬帝即位，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而平之，復討諒餘黨，軍於絳。晉呂三州爲流矢所中，卒於師，時年六十四。豫章民追思之，于鄉於曲江立碑頌德，并祠之。南唐時，于邑令馮公儀，胡旗塘可行，重整廟貌，今羅塘胡伯仲偕同族進士胡大訓，繼而新之，徵于記焉。爰係之詞曰：挹堯山之特秀，繼羅峰之絕學，跨曲鎮之高風，漾半月於有形，徹

三潭於一色。浮光耀金。靜影沉玉。天澤恩波。一碧無際。此誠江南第一景。而水鄉佳處也。此誠賢牧萬年祠而清輝佳處也。

水東驛記

雷宜中

寶祐二年正月。豐城縣新驛亭成。直縣東演迤虹橋至馬。知縣事趙君嗣嘉屬宜中命之。名則爲作水東驛扁字。或曰。豐水東注。彼豐猶此豐歟。或曰。西北水所經也。寶氣亭屹立江滸。新亭對峙。東西相望。因得名與。或又曰。驛亭凡所以爲經從迎送設也。邑據水陸之會。湖湘二廣舸艦津載者。於此弭櫂。車馬擔負者於此弛肩。行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

在所翼。翼然扶桑浴日之處。文軌混同。蔽鳥紛至。如水萬折必東也。水東之義淵哉。宜中曰。是皆然矣。抑其名之者非也。作之者固所以立禮也。禮所當謹交際也。班荆非儀文之常。徑行乃戎狄之道。古之人一舉趾。一執玉。成敗死生決焉。鄭大夫壞其館之垣曰。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雖以晉國之強。趙文子之烈。歛手知罪。即日改築。夫豈爲觀美哉。豐城名邑也。異時大賓客所以展廷勞之敬者。率即市人舍行事。苟簡抵突。主客相顧。慘戚不怡。非所以聳觀瞻昭民。則驛亭固不得不作矣。雖然。此年以來。時運薦饑饉之值。田里沸愁嘆。

之聲。長民者役無破產。歛無雜名。十一千百也。而暇爲過客思。今也。政期年而報有愷弟之風。禮待人而行有絃歌之澤。邑人相與言。前是衙前鄉胥。日納酒息錢。最知縣藉以私其贏者。既以一筆勾去。方且切切。然視驛傳若已居室也。此心豈俗吏所知哉。當有范延貴天使言之。張忠定萍鄉之績。不得專美簡策矣。是年雨水日

羅山誌跋

吳文

嘉定癸未。秘書省行下郡縣。取晏元獻王荆公吳虎臣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

何月。湖文集并羅正仲所撰。整沼集。羅山誌上之。予郡文學。益重於時。夫正仲之羅山誌者。南城聶定齋陳干峰序以美之。而虞省齋危貞白鄒悅道輩。又均寶而藏之。蓋以正仲遠祖文通。養德茲山。以學行名於晉。舊志載山高則里有二十七。周回則里有百九十。跨撫洪吉三州之境。端秀濃麗。省譙望之如初出芙蓉。爲一方之望山。水源雖同流派則異。而暗坑而羅陂。而東塔龍潭。而左港大港。合臨水。是爲山川之險。易竒勝者。若徐氏死節於建炎。王世雄之寇并邑。聞人咸具。斯志足以昭往信來。且核而不誕。直而不誣。斯備矣。咸淳初。家頤山

謂樂公史記。寰宇晏公作類要亦槩舉郡國之綱矣。曷不用情。州閭網羅。舊聞詳著別編。以發揮宗國之盛。豈二公心在海內不周於小與。正仲雖周於小。然考草廬公則謂亦周官之法度。不可廢者。後逮至元。教授楊峭峰續志則采焉。可以觀信後矣。

龍澤宗賢祠記

范登

宋景定甲子。尚書雷公爲粵連帥。明年春范登以錄曹辱。寘幕府。公嘗爲登言吾鄉楮山之龍澤。東漢徐孺子讀書其間。堂址猶存。紹興壬子文定胡先生偕致堂及學徒由浙西來。憇於山之寺曰智度父子師友。講授春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

秋。于時松溪范左司後來。先大父司戶主一張寶章。西堂范理卿。泉谷徐禮侍。莫不往來觀游。嘉其清勝。胡先生舊有祠堂。寶祐癸丑季春朔。同後林李公奠謁祠下。顧瞻傾漏。意圖更築。併以鄉邦諸先達侑祀俟。丐閒歸里。此爲首事。又明年三月詔入覲。留內久之。咸淳己巳始相攸於寺之西。偏鳩工建堂峙閣于前。東西廡序。上下窻几。規模初就。門左有溪跨橋。而屋藏書萬卷。將議位置諸賢。乃分符畀節。自袁而建。自建而粵。王事驅馳。志卒不就。德祐乙亥。天命既改。皇路險巇。公竟南寓而不復矣。孺子書堂。矩山徐資。亦相率族衆。興廢纔就。隨

燬寺與堂閣幸無恙。而藏書悉爲乘時媒進者所取。有識惜之。丙子殆。今又復一紀。公之猶子國登德俊景慕前修。思承先志。因所已創。益所未完。乃繪高士給事及西岡。以次十有二像。序列龕奉。公與司戶與焉。蓋公在辟雍。雄文直氣。名聞海內。迨躋顯立要。每以古人自任。尚論東都南渡人物。全身全名。如高士明經。明務如給事。居游斯地。風流餘澤。久而愈新。社稷尸祝。寧不有庚桑之愛。而諸先達之所植立。表表事業昭昭。儀刑其持循師法。終始靡他者。莫不著聲於州邑。其翊扶大義。正直不阿者。自足以增重於朝廷。至如剛廉敏毅。卓爲吏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五

師。清端重懿。見稱國器。世守理學。而文行明粹。身兼才藝。而議論崇閎。詎非後之人所當瞻仰。而取則者。合而祀之。以配二賢。夫豈徒侈山寺之榮觀而已哉。德俊屬登爲之記。顧衰且陋焉。用僭抑表勵之機。既有倡於前哲。紹成之美。復有賴於後人。以道而重斯地。以人而重斯山。斯寺蓋不特爲一時重。其必將爲千載重。若許之箕山。夷之西山。皓之商山。所以名重今古。而不可滅者。皆是也。又果假記以傳耶。特立祠登實知其槩。則愧不容無述。以諗來者爾。

重修學記

揭傒斯

上御經筵之。明年夏六月。濟南姚侯來爲富州。以舍業禮見於先聖先師。祝曰。惟夫子之道參天地。配日月。用中罔敢知而用中實生齊魯之交密。邇夫子之訓。欽承明命。來守是州。今之州古千乘之國也。敢不敬共朝夕。惟夫子之訓是承。顧瞻廟學。摧陋弗稱。曰。余之責也。會教授清江陳明之繼至。議與志合。明年秋大修孔子廟。仍其舊者。惟殿若明倫中庸二堂。江山秀傑。樓悉改作。而有加規制。必裁就。法度出入。必限由正途。凡爲屋幾七十楹。又范銅爲七十二弟子。及諸賢像。以嚴祀事。鑿半池其前。倣古類宮。侯載經載。度是董是。勞吏忘其私。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

公勸其勤涉。冬徂春用。告厥成而命僖斯爲之記。在至元二十有三年。陞豐城縣爲富州。以河東陳侯元凱爲之尹。時科舉廢十有三年矣。士失其業。民墜其教。盜賊滿野。竟數十里不聞鷄犬聲。陳侯大懼。遂修孔子廟。建小學。日集文儒故老。講求治要。悉資以爲政。不數月。境內大治。知所務也。今科舉既復。亦十有三年。而侯實來當天下文明。人復其業。猶皇皇焉。汲汲焉。以興學校。明教化爲先務者。其守同其志亦同也。夫兼有天下。父師之責者君也。承君之志。行君之化者。宰相與太守也。宰相布於上。太守奉於下。故人之生也。爲之學校以教之。

設科以舉之。必使士有恒業。民有恒志。然後聖人之道可明。賢材可得。而治可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盛於唐虞三代。而不能去學校。廢選舉以爲治。秦去之。廢之二世而亡。雖然。君子之學。視學校爲隆污。以科舉爲去就。亦異乎夫子之教矣。若夫善學聖人者在歆。則行乎。歆。在魚鹽版築。則行乎。魚鹽版築。豈待學校之教而科舉之勸哉。然世亦豈能皆伊傅其人而不爲之教與勸也。此上之志。而侯所以力行之者。况上方親御講筵。詳求聖人之治。愚雖不敏。願與學孔子者共勉之。侯廉慎簡正。不爲盛名。而人敬畏之。蓋賢守云。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

貞文書院記

歐陽元

昔在仁宗皇帝之世。集賢大學士陳顥。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言翰林揭傒斯之父來。成學行師。表一方。宜特賜謚。以示聖朝尚德之意。於是有旨。賜其謚曰貞文先生。至正三年夏四月。中書平章政事帖木兒達式右丞太平賀等。又請於今上皇帝。建立書院。遂以貞文之號。賜爲額。其址在富州之長寧鄉。菑山之陽。前挹遙岫。後倚崇岡。平疇曲谿。映帶林麓。蓋揭氏先世故居之地也。其制爲大成殿四楹。於中殿之北。爲明倫堂。四楹。殿之南。爲門四楹。上爲重屋。門之南。爲櫺星門。

四楹。別爲貞文祠。置明倫堂之後。左爲山長之署。四楹。其兩廡爲諸生齋居。左右皆四楹。齋之南又爲屋各五。楹。庖庫庖。溷咸以次置。其工始於至正三年之九月。訖於九年之七月。其後從子範經始之。而元貞寺僧智辨相之。山長湯盤繼成之。其山長則行省以儒士之嘗歷學官者爲之。其門之東則從孫德懋萃菴岡書院之材所建也。其櫺星門則僧智辨之所立也。其祭祀教育經久之資。則里人之好義者。割上腴田以相其事。書院垂成。文安公與元以總裁遼金宋三史。同在史館。一日詣元以記書院爲請。元敬諾之。喜而歸。以語其子。泂曰。今日吾書院事畢矣。歐陽君已諾吾記矣。越數日。文安疾作。又數日卒。三年。泂申是請。元乃記之。又告其徒曰。古之學校爲教事設。而政事出焉。辟雍泮宮。習射養老。出師受成。皆在其地。何莫非政事也。後世學校。雖治教事。而特以祀事重焉。考其所始古之入學者。舍菜先師。未嘗專有所指。而舍菜之禮亦祭之至簡者也。今州縣學校。則必專祀先聖先師。於是國家秩諸祀典。若夫書院。則又多爲先賢之祠。或其過化之邦。或其講道之地。如是者不一也。亦嘗考其所始焉。周禮大司樂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瞽宗者。學之名也。

古者教人以德爲先。涵養德性莫先於樂。故有道德而爲師者。其生也。以教人。其死也。人推本。其教以樂祖祀之。必洙泗而下。若漢董子。若隋唐王通韓愈氏。若宋周程張朱數君子之爲先儒而後可也。矧夫書院與學校之制。其始又自不同。東漢以來。大夫士往往作精舍於郊外。晉魏所謂冬夏讀書。秋冬射獵者。即其所也。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賜名賜書。或以故家積書之多學者。就其書之所在而讀之。因號爲書院。及有司設官以治之。其制遂眡學校。故事有不容闕者。於是或求名世之君子以祠焉。元嘗循流而遡源。蓋自入學舍萊先師。一變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元

而爲通祀。自學有樂祖之祭。一變而爲先賢之祠。自春誦夏弦。一變而爲呻嘽。再變而爲詞章。又且黨庠術序一變而爲精舍。再變而爲書院。學者苟不能知建學之初意。又豈能知爲學之要務乎。學校所重在祀事。而宮室象設之制。日趨爲觀美。所任在教事。而禮樂律歷之學。或諉諸專門。遑議所謂政事之行於學校者哉。皇元超軼百王。務以崇雅。黜浮爲教。以去華。就實爲學。復古之機。其在。於是貞文先生以道德教一鄉之人。死而祠於其鄉。稽諸樂祖瞽宗之祭。真無愧乎古人者也。元故著其所始。願以求正於好古博雅之君子焉。至於揭氏

父子以稽古之功修身之效。被遇兩朝。垂耀百世。可謂
儒之至榮。猶有待乎論述也耶。貞文先生諱來成。字哲
夫。以子貴。累贈通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
事。護軍先諡貞文。國朝處士。易名之典。自公始。文安公
諱徂斯。字曼碩。卒官翰林侍講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
同修國史。贈護軍。諡文安。父子並爵豫章郡公。二公懿
行偉節。各列諸別碑云。

跋特建龍澤書院本末

柳貫

當胡文定公與其子致堂先生。留館龍澤山中。正紹興
初。議棄地講和時也。其假辭春秋著王霸內外之畧。君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

臣父子之倫。以竊附於復讎之誼。今其書列在學宮。則
是龍澤山中一草一木。猶能知公措辭之嚴。而執義之
正也。而况故老襲傳。漢南州高士徐孺子亦嘗讀書其
地。先賢執躅。宛其未泯。而可忽哉。里佳士熊若明。能興
其景行之思。割已田以薦祀事。賢矣。曼碩內翰。又能倡
諸樂善之友。身任買地建祠之責。豈不尤賢乎。藐茲晚
出。濫竽勸學。敢三誦緇衣之章。以庶幾乎。聞風於千載
之下。而有窺伊雒淵源之所。自在。此而不在彼也。

同文書院集義堂記

趙文

古者黨有庠。術有序。家有塾。塾也者。致仕者之教於家。

以淑其鄉之後進者也。子衿刺學校廢。而其詩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蓋其先生長者見青青之衿佩。挑達於城闕。閔然覲其來學於已用。見諸侯之學雖廢。而是時家塾猶有存者。至是而後知先王之澤遠矣。四海一家。文教遠暨。所在學校不廢。益盛。而山林僻遠。又有相率爲書院以教鄉之子弟。如富州同文書院。此三代盛時之所有。而漢唐以來之所罕見也。書院當南昌進賢臨川往來之衝。實爲舊豐城之東。地幽境勝。於藏修息游爲宜。李克家肖翁得屋於鄉之故家。率同志共經營之。以爲書院。又協力館師。凡鄉人子弟有志於學者。聚而

教乎否也。子以爲學校之所謂教。與子之書院之所謂教。孰有益乎。吾非以學校爲可廢也。使主學校者以家塾爲心。則學校之弊庶可革也。書院幸無田不必田也。有田則有爭。而諸賢之初意盡失也。士苟有志於讀書。不待養也。三代之學未嘗有田也。子之欲買田也。爲久遠計也。嗟夫文運之興衰。其非人力之所得爲也。必矣。斯文未喪。諸君世有賢子孫。鄉常有賢人出焉。書院必不廢也。以無田之學校。延不官之師儒。讀無科舉之書也。日以實行應選舉。昔人所謂風俗淳一。運祚長久者。吾於書院有望矣。夫同文一書院爾。聞肖翁之風。讀吾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

之記者。雖放之四海而準可也。大德戊戌陽月記。

菑岡義塾記

吳澄

古昔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學。鄉大夫主之。頒教法於州黨。族閭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州。則州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飲酒於學而尚齒。雖二十五家之間巷。亦有塾閭。內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後世雖休明之朝。亦惟郡縣有學。居之遠於城郭者。子弟無從而至焉。舊豫章郡之豐城縣。有揭氏家於長寧鄉之菑岡下。族以儒鳴。曰商霖。曰飛雄。曰三京。於宋紹興淳熙嘉定盛

進士科。曰先覺。曰著。亦以累舉。奏名得仕。際國朝而仕者。養直儒學教授。俟斯翰林應奉正。孫鹽司丞。時益縣主簿司丞君在官。命長子惠就舊岡之基。建義塾。聚教其族人。少子懋相成之。中建巍樓一。前建小樓二。中以奉先聖。旁以處學徒。主簿君割右畔之地。益其廣。而構燕居之室。及廡與門。以底於完美。畀田五百畝。給其食。建塾之意。殆與古之里塾無異。惠詣予求文記之。將以示後。期於永久。而慮其隳廢也。余謂古之里塾。有教無養。今揭氏義塾。有以養之矣。而其所教之者。未知其何如。蓋古之學。教人明人倫。今之學。其教不過習無用於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

世之文辭。以鈞有利於己之爵祿而已。使義塾之教亦若是。雖有塾奚益。其必以擇師爲先乎。其師也不必記覽之多也。不必言語之工也。擇其有實行孝於親。弟於長。敦於宗族。篤於外嫻。信於朋友。仁於鄉里。行已有廉恥。待人能忠恕者。以淑一家。一族之子弟。取朱子小學一書熟讀。實踐薰蒸涵泳。久自變化。將見一家一族無一人不明於父子兄弟夫婦之倫。推而及於宗嫻朋友鄉里之間。雍雍和順。充滿融盎貴者。必獲稱當代之名賢。富者必獲保奕世之永業。雖不求名求利。而其名其利孰大於此。余觀丞簿伯仲藉父世資而不分析。已與

薄俗迫殊。若德若懋。克嗣前猷。人倫之厚。出於天稟之粹。天之昌。揭氏於斯可卜也。繼今又以古之教。教其家。教其族。則人之所昌。有以合天之所昌。揭氏之悠遠隆盛。詎可量也哉。

富州蠲金紀事

危素

至元十四年。分寧縣人商瓊者。謀獻利覓官。廼誘湖南淘金工易彬等三十餘人。至豐城縣之長寧鄉。留臺居焉。又募其鄉人傅壽等。穴山谿畚沙石。習淘金爲業。歲責輸浮辦金四兩。重請行省署淘金場縣中領之。而瓊泊阮祥者。實司其職。然豐城之金。僅僅取之。不足以更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

費於時。雖竭力淘采。地道空虛。不克供一歲之入。瓊稍患苦之。適使人走他州購金。以實其數。久之。懼其妄覺。又誣富民地有金。掘其廬舍冢墓。刳取貨賄。斲增廣歲賦。入以錮其事。於是盡力培克。請增輸金至二十五兩九錢。重以爲己功。鄉民甚惡之。而亡賴者景從。日衆。至三百三人焉。瓊又爲之請於有司。歲復其役。豐城既無金。羣轉走饒信徽衢婺。江南康蘄黃。歲掠以進。瓊輸官而攘其贏。由是致富。會張國紀守撫。好言利。二十四年。行省用其言。置金銀場於樂安縣之小曹溪。課富民淘金輸官。程所入多寡。而免其賦。於是盡檄取豐城淘

金工往教習焉。瓊益以聚斂爲功。復請增金三兩一錢九分六釐。重總之爲二十九兩九分六釐重矣。瓊因求遷小曹場官兼賦豐城金。而豐城淘金場遂革。是時豐城陞爲富州。官復煩淘金家。以他役始不勝其苦。而汪壽李仲何文明等百餘人。走光州不返。餘徒業者相繼。瓊亦去爲鹽場官。而富州金遂無所從出矣。小曹官屬懼其久而累已也。募其邑人闕德韶言於省。謂龍興路貢賦歲屬興聖宮。則富州金不宜附隸撫州。蓋從富州輸之龍興路爲便。行省用其言。下其數於富州征之。延祐四年九月也。瓊始征金時至是四十餘年矣。即復求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五

三十餘人者。多閭閻細民。死徙亡後者焉。有後而乞丐者。又有焉。根連其宗族。蔓延其婣黨。亦有窘乏。至殺子女以拒胥徒之隳突者。乃抑令五鄉二十七都之役於官者代輸之。凡金一兩重。費至元鈔多至百二十貫。總之爲鈔三千六百貫矣。因之破家者。又比比有焉。於是民之荼毒有不可勝言者矣。州人思脫其禍。若王季常王元寶等。往往間陳於有司。有司稍集父老議。雖悉其弊。然莫肯。固請於上。蓋自富州再征金。至是又十有七年。乃始得揭車之言行焉。始車嘗言於奉使宣撫。又言於監察御史。號詔頓首乞去民害。觸御史怒。幾得罪。賴

龍興推官李崇德莫維崇力爭御史前得免。至是乃言於張公榮及平章全公岳柱而二公深哀其言。於是其事乃得竟聞。而州人數十年剝膚椎髓之害。始一旦脫然矣。噫。商瓊不足議矣。彼天子之命。吏牧此民者。視其困苦漠然不以為意。獨何與誠使士之居於鄉立於朝。皆若揭車及授經公。奚斯其人。豈有知而不言者哉。風紀之司。藩輔之宰。皆張公。全公。其人豈有聞而不行者哉。今富之人感三公之德。而壯車言之力。相與刻石以垂永久。素於是重有感焉。述文以慰州人之心。而學士大夫播之咏歌。以通諷諭。以示勸懲。未必無小補也。全

豐城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

公回紇人。後終河南行省平章。張公河間人。後終司丞。揭公今為翰林待制。車其從孫云。